

誠歡迎 本樓電話中央九七〇

要配眼鏡請  
到南京路精  
益眼鏡公司

探案者尤爲奇詭可作小說觀可作偵探之軌範亦可  
 七萬言鉤玄隱微愈愈奇較  
 探之萬篇其最近所著名中國偵  
 君乞將其書局又一說界請  
 生面現本篤行以來說界則開  
 中國探案實驗之事情事著成  
 先生以弱偵探小說者自愈天  
 遙譯中國偵探小說者自愈天  
 坊間流行之偵探類皆出自

此書等墨高起說中純正  
有亦爲枕亞生平第一呢  
心著作凡閱過玉梨魂及  
喜閱樂齋詩詞二十萬言  
不可不讀全書一厚冊得  
用二百號字精印一厚冊  
二百二十餘面自贈品截  
止後購買者仍絡繹於途  
是書價值概可想見

▲洋裝一冊  
▲定價八角

發行所清華書局

書經十餘版數達五六萬以上近年來新小說流行之廣無有過此書者口碑載道奚待贅言

▲洋裝一冊  
▲定價六角

發行所清華書局

古越蔣著超先生今之詩學  
大家也先生曾著有蔽廬非  
詩話一書久已膾炙人口端  
倪曾披露于北權素後乃印  
成厚本發行以來風行一時  
此書現歸本局代售書剩無  
多購者從速

▲定價五角  
發行所清華書局

是書原名樹評類書  
爲杜亞長篇說部中第  
三傑作經先生契友俞  
天懷君逐章加評尤助  
閱者興趣著者苦心孤  
詣痴情欲託紅樓評者  
探幽抉微文筆絕類聖  
歎嗜痴諸君盍興乎來  
定價六角  
洋裝一册  
發行所清華書局

吳縣周喬年先生筆墨高古山水尤  
爲擅長曩在北京名噪一時聲價之  
高無出其右今來滬上世有畫癖者  
幸注意焉茲附潤例於後 扇冊三  
元 立幅三尺九元 四尺十二元  
五尺十六元 六尺二十元收扇  
處上海各大扇莊介紹人龐萊臣趙  
子雲嚴芙孫

面金字洋裝所載長短各篇都係名人撰述就中  
讓篇如涵秋之遺稿記處因之神州新淚痕柳亞  
四集材料益形豐富所有各種長篇無不完美而  
結束洵為有目共賞之出版物也原定每冊價洋  
一元二角茲因酬報愛閱諸君起見特定一便宜  
價格凡舊購一二三集者照定價實諸君以四角  
零購一集或二集者仍照定價計實諸君以五角  
之價買得統計一百萬言左右絕妙好辭茶餘酒  
後人手一篇趣味深長大堪消遣諺云便宜貨樂  
得買謂予不信請嘗試之

總發行所清華書局

蘇州星報爲文藝之明星每星期日  
發行現出至十五號篇幅玲瓏巧  
便於裝訂文字選擇精麗優美如  
爲趙嚴寒范烟柳所編沈蕙芳  
嬌指嚴紅雲小青樓蘭秋熱若  
狂肺雲笑孫君博恩施綠用秋逸  
梅唐寶家驥名珣菊高碧破吟林  
誠一無聊客息名良均常有著作  
閱年價大洋七角郵費在內定報  
處蘇州胥門外東市星報館

海上列傳

霄壤之判因亟梓以行世用公同好此書用筆深入顯出意在言外然省割絕文義不堪屑目識者恨之今本局覓得此書最初石印抄本與翻本情文有推崇此書可謂至矣而此書價值亦概可想見也茲已印竣洋裝精訂六巨册欲爲名著廣流傳僅定兩元之價書印無多購請從速

▲全書六册定價兩元

▲特價六折一月爲限

▲外埠加郵費一角七分

發行所清華書局

天台山虞山三徐書約

影之寶舞蛇驚之爐煮於兩先生書見之內  
●堂屏幅二尺八寸每條五尺五寸三圓  
石紋摺扇每面一圓每條五尺五寸三圓  
潤例金章每字三圓  
●石章每字一圓  
●名利一圓  
●壽屏碑誌等書潤另議  
●字過大過小加倍餘件不刊  
如須聯述者亦可面議  
已未立春日天台山農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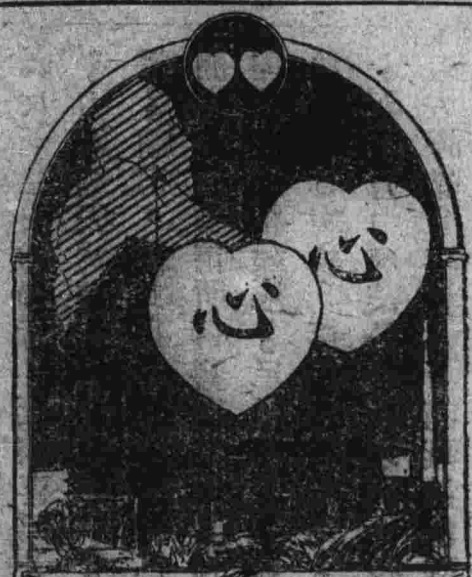
代定調例如左  
●匾額計每字二圓以一方尺爲度週則遞加  
●屏幅同屏幅六尺三圓  
●冊頁每件一圓  
●磨墨一成天嘯金

本書宗旨排斥金錢勢力發揚獨立精神言情已造高峯警世尤稱良鐸得此一編玉梨魂且瞠乎在後遑論其他全書十餘萬言▲洋裝一冊▲定價六角 發行所清華書局

此書選輯古今名人  
寓言文字自晉迄清  
共得六十餘家搜羅  
宏富世所不經見  
而風語各體咸備無  
不斐較之近人所著  
遊藝文章真有大小  
雅俗之判名曰大觀  
無憾焉

法華一冊  
定價五角  
發行所清華書局

天嘯先生文字淵闊作金石  
聲是書爲其介弟枕亞編  
集其十年來新舊得意之作  
得十餘萬言刊印一厚册茲  
將本書要目略印一厚册茲  
藝苑卷二筆記  
●卷二筆記  
乘印西遊記天說論落  
湖上話日記卷三駕蓀夢劇本  
英蘭恨彈詞卷四  
維著斷簡一束弄翰餘  
譚聯語偶錄雀牌鴉政



話電  
央中  
六七八四  
心心心  
照  
館相  
上海  
路京南  
口街平望



墜於階。傷其額。乃大呼曰。乘速來。劍夫將行無禮於我。我不從。彼打傷吾額矣。於是乘畢上。而子佳及劉亦至。青娘見劉。痛哭失聲。力白受傷狀。以拒姦故。劉大怒。命縛劍夫。劍夫不能辯。劉不待子佳命。即出子佳刺。命僕二輩挾劍夫官裏去。官驗青娘傷痕屬實。遂杖劍夫而監之。方事之起也。沈母方納涼後院。劉命局門。俾毋得出。母女惶惑。不知所事。聞子佳及劉怒聲。以人乘聲。未詳詳情。至次日。始知之。沈大哭曰。悍婢何仇於吾。而下手。有我在。誓與彼拚命耳。將獨出。燕娘止之曰。毋躁。方今彼勢盛。母之示弱者有年矣。一朝而求復。胡可得也。且兒聞劍夫已送縣。國家法度。非彼母女所得私。不久且平反。何懼焉。沈乃止。欲與燕娘全去。燕娘未定。而劉病大作。家事紛亂。子佳乃止沈母行。曰。平日無事。未嘗言歸寧。新姨代汝持家政。積勞致疾。汝弗問。而顧欲歸家。此何理也。沈乃弗敢行。以告燕娘。欲使獨行。燕娘曰。此彼等之計也。既不忍母行。安能縱兒去。雖然。今事急矣。兒將冒不韙。姑試一行。於是背發。以舟至外家。兩家相距幾百里。晨而得達。往謁其族長某者。涕泣求援。而族長老多病。雖居其位。一切非所問。族事盡委其子。子行不肖。為族衆所非齒。燕娘試求之。子驚燕娘貌。欲為之助力。而要以婚嫁。燕娘知無望。大哭而去。亦不敢歸家。徑造獄。求見劍夫。獄卒索賄。拔釵與之。乃得入。見劍夫。相持而慟。既而劍夫驚曰。姊素懦弱。家規又嚴。何能來此。今宜速返。此間非姊所宜至也。燕娘泣然曰。姊今已拚無家。返亦何為。徒取辱耳。劍夫苦勸不從。乃言劉禍心未已。恐我得救。將報仇。欲遂計殺我。以絕後患。已隨官誣以它事。使益重我罪。官貪賂。今日提我復獄。乃誣我為盜。我不承。已受重刑。不日恐遂死獄中耳。言已。憤激至於吐血。燕娘惶恐不勝。忽言。將代劍夫受罪。使互易其衣。以蒙獄卒。劍夫執不可。乃曰。姊必欲為我伸冤。今惟一計可用。我有

至友。在撫署為刑幕。往求之。必合有效。願迢迢數百里。姊一弱女子。安能獨行。燕娘喜曰。既有此。何不早言。而急我至此。力逼劍夫為書。誓必致之省。劍夫感動。大哭。獄中不可得紙筆。嚙指。裁衣布。艸艸書函已。而獄卒已入。逐燕娘。燕娘哭而去。因盡售所御簪環之屬。得錢十數千。詢赴省之途。水陸兼程行。心緒如癡。足趾穿。見血。凡半月餘而抵省。聞受書人已於前數日病故。燕娘奔波垂殆。驟聞此信。暈于地。圍而觀者數十人。會中丞某公出。以問。役稟有女子暈於道。公問可治不。衆方譁噪。謀救人。而燕娘已醒。復哭。哭盡血。公曰。是必有奇冤。召之前面問焉。燕娘具言狀。切齒陳詞。聲淚俱下。出劍夫血書。呈之。公為動容者再。命燕娘從往。返至署。使居於上房。優禮之。而電飭江山縣令。親解劍夫及子佳來省覆審。時令方以不得劍夫口供。甚焦灼。將處以嚴刑。接電。大駭。亦弗意區區民事。何由達達聞。時有疑及燕娘者。以燕娘哀求沈族。與失蹤事。已喧傳一邑也。然青娘母女及子佳。皆言燕娘懦弱而無胆。烏能辦此。雖燕娘之母沈。亦弗信有是。令內含疑懼。遵令押劍夫偕子佳督省。途次所以優待劍夫者甚至。而劍夫已知血書之事驗矣。既抵省。中丞集兩造。親鞫之。而子佳頓首甚至。始終於案情不甚了了。終不能自盡其詞。中丞出燕娘。使與劍夫相見。兩人相向哭。皆失聲。中丞乃曰。此二人相愛至是。謂劍夫乃強奸其妹。夫誰信之。於是案大白。令及子佳皆獲譴責。而青娘母女則挾挾軟遁去。事聞於子佳。子佳於是喟然而歎曰。我一丈夫。奈何受婦人愚弄至是。遂謝中丞。而偕劍夫燕娘返。為擇日行婚禮焉。子佳自此除靜室。茹素習佛。究心經典之學。終身不復與外事。劍夫後從軍。以戰功官至提督。而燕娘深居閨闥。但解刺繡讀書。雖家庭瑣細。以至厮僕奴婢之事。咸無才置問。劍夫常嘆曰。我一男子。而兼理家務。以燕娘故。我亦終弗忍置妾。然豈知比庸庸者。固即曩年隻身犯難。以力拯我於困圍者耶。

# 本報

本報無論何欄均可投稿海內外同文如以鴻著見賜誠歡迎特訂條例現下(一)短篇小說以千五百字為限(二)長篇小說以每回一萬字為限(三)詩歌以每首四十字為限(四)雜著以每篇一千字為限(五)來稿須註明真實姓名及住址(六)來稿須註明真實姓名及住址(七)來稿須註明真實姓名及住址(八)來稿須註明真實姓名及住址(九)來稿須註明真實姓名及住址(十)來稿須註明真實姓名及住址

## 上海近十年目觀之怪現象

東越許弄疾廣父氏著

第一回 說新書滿紙謊言 談舊情無端變態  
人人聽了我這部書名。一定都說道。這是師法我佛山人吳趼人二十年目觀之怪現象一書。撰述出來的。不過我佛山人書。說的是全中國各省的大範圍。這部書。乃是專就上海一個地方小範圍說的。這樣一點兒區別就完了。唉。慚愧慚愧。論小子雖然也會胡謔幾句小說。怎敢和前輩老先生。相提並論。況且他老先生書中所說之事。雖說假名假姓。仔細按將起來。就是實有其人。實有其事。他這書的價值。可就不同小可。像小子雖然地方也走得不少。事情也幹過幾件。可那裏比得上他老先生的淹博豐富。也且胆小如鼠。平時說句話兒。還怕得罪人家。何況要將人家秘密。彰明較著。冠冕堂皇的。寫將出來。上海近十年目觀之怪現象

東越許弄疾廣父著

。這是何等危險的事情。小子可委實沒有這般胆量。所以我這書中資料。總不過是胡說瞎道罷了。希望諸君披覽之餘。也只當作小子信口開河。胡說瞎道。拿來供那酒後茶餘的消遣品。也就完了。若還定要費心費機。想來想去。說某人就是某人。某事便是某事。那麼可就給小子躲在一旁。暗笑不了哩。閑話少講。却說正文要緊。講那中華民國元年元月元日。革命偉人孫中山。就任南京。做了中華民國的臨時大總統。這孫先生的豐功偉烈。威望盛名。也像戲台上的孔明先生和公明哥哥一般。幾於婦孺咸知。村愚盡曉。人人都道。中華民國得了這樣的大偉人。做了總統。從此中國人民。可望太平之治了。那時候。恰好我的兄弟心盧。在浙江中學校畢業了業。我的父親。因為境況不佳。也不想他再進學校。叫我帶他到上海去。隨便攪點小小事情。只要混得衣食。也就算了。但是我却不肯大贊成這話

## 上海近十年目觀之怪現象

東越許弄疾廣父著

。因為心盧年紀還輕。正在求學時代。半途廢學。未免可惜。上海新開了一個什麼民國法政專門學校。聽說是法律專家革命元勳屠先生辦的。他老先生自己擔任了校長。還有請的一班教員。不是曾任法官。便是著名律師。而且另有兩位教師。說是從東西洋延聘來的法學大家。我得了這個消息。心想這等學校。一定是極靠得住的了。便請求父親。要送心盧進去。學習年把的法律知識。原因這法政學校的章程。和別處法政學校不同。說是別科。只要年畢業。雖說期間短促。未必求得高深學問。但使本人肯刻苦用功。只要得有門徑。大可以自求進步。並不必專賴學校教育的。若照眼前我們家境說來。年限稍短。究竟經費容易籌措一點。父親聽了我的說話。心中也活動了些。又有心盧自己也說學問不設。還想多讀幾年書。父親只得答應了。當就預備了一筆款子。叫心盧跟我同去上海。上海近十年目觀之怪現象

這時我有幾個好友。在一家民黨機關報中當編輯。他們都肯幫我的忙。拉我進去編輯小品筆墨。薪水只有六十塊錢。恰喜每天只要兩個鐘頭。其餘仍可做另外事情的。我也樂于擔任。便在元年一月十八日帶着心盧一同去滬。此時南北兩站。尚未通車。我們到了上海。天時已經不早。兄弟倆在南站下車。僱了兩部黃包車。趕到我們素識的三馬路永泰客棧。那帳房吳君。原是我們同鄉。向來我往來杭滬多他的招呼。什麼都便當許多。這時吳君見我到了。不免握手問好。應酬了幾句。又和心盧相見。吩咐茶房阿庚。快去開那後樓三十四號房間。這阿庚也是極巴結我的。着實殷勤了一陣。方才全我們上去。開好房間。攪上手巾。送上茶水。我和心盧。稍許坐了一歇。阿庚進來問道。五少爺可要開飯。叫點什麼菜吃。我想了一想。我們火車中吃過了點心。此刻倒還不覺怎樣。你還去替我到問壁



陰歷十一月初一日  
出版每冊定價兩角

二種酬(甲)現金自一元至四元不等(乙)照相代價券及木本

上海南京路望平街口八  
十二號  
心聲半月刊社謹啓

心聲半月刊社謹啓

聲心

半月刊

塵因先生擅長白話長篇小說所著新華春夢記久已膾炙人口此書係社會小說尤爲先生精心結撰之作與新華春夢記異曲同工全書四十回分上下兩冊定價一元六角

發行所清華書局

發行所清華書局

著 緣 綺 吳  
 齋 聊 反  
 價相之小有狐裁爲乎率聊手聊  
 五顏奇命鬼著世談後皆齋齋齋  
 角顏然章而反詆矣書編後編  
 發洵妙無鬼聊說然虎後人  
 行空之筆一鬼聊緣語齋類女  
 所前佳重一鬼齋筆以聊齋  
 清之尤復假書先生無法較  
 華足尤復假書先生無法較  
 著名尤復假書先生無法較  
 也與前讀俱探  
 書著與前讀俱探  
 局定書局

上海廣東路麟章鞋莊

▲ 鞋樣好 價錢廉 ▼



上海廣東路麟章鞋莊

只解一次  
獎金最多  
期限最短  
的貯蓄券

▲每張價銀五元  
▲頭獎三千元  
▲中獎與否票面

▲每條一元  
▲共有六等獎  
▲滿期加利不滿隨時可兌

上海乍浦路大東銀行

童心龕潤格

每字尺方四元

大小照此加減

其餘大字類推

照堂幅減半

三行爲

多酌加



丈二疋十四元  
六尺六元

丈正十二元

八尺十元

長肺肺成來可勻另養

每件三元

手卷

每尺三元

書面每件四元

朱文每字十四元

晶玉類砂瓷

朱文海

八元

文均照前

兩字算

1

1

細朱文及鄧派朱文均照前 每字作兩字算  
字體極大極小者均照前 每字作三字算  
仿漢四靈邊及龍虎魚鴈等形均每作兩字算亞形邊作一字算  
邊款不計潤如點刻邊跋石章每百字行楷六元篆隸十二元  
字數多少照此加減 金玉等不刻款 牙竹等不刻跋  
照摹舊刻原文不應 石質似玉及有砂釘裂文者均不刻  
碑版硯銘鐫題等均另議 先惠潤筆約期取件

件交上海七浦路唐家弄口福安里內

或各執扇莊均可

孫緯才  
送  
紀念品  
諸君欲保  
健康欲  
防惡疾  
染者請  
剪此廣告

附加郵票四分寄至上海  
法界八仙橋德行里孫緯  
才處當即奉上（最新實  
驗衛生法）（花柳病消滅  
法）各一冊使君讀之  
必得健康幸福敝處專治  
新淋老濁梅毒各種新藥  
每針一元 功大効速  
立可斷根

孫緯才  
新法醫  
花柳病  
每針一元

疳積瘰癧●均用德國  
特幼新藥無痛注射 每  
針一元 功大効速立  
可斷根○診

察所法大馬路八仙橋德  
行里一號



# 雜俎

## 漢代秋柳詩箋(一)

魏•樓主述

小序

漁洋先生詩名冠天下。流傳海外。二百年來。文人學士。稱道不衰。而秋柳四章。尤為膾炙人口。風流絕世。雅致宜人。令人諷詠之。覺情致纏綿。意味無窮。但不知其所指何在也。而註釋家以其引用金陵故事。白下門烏夜村等字樣。以為思明而作。每句皆引前朝事蹟以實之。余初至濟南。謁朱曉村先生於錦秋老屋。見壁間揭一畫。乃先生所繪秋柳亭圖。座中一女子。上繫一跋。指駁註家以為思明而作者誤也。爾時余年少。未及見諸家之註。亦不知其所誤安在。異日得讀李陽先生秋柳詩註。嗣又讀伊戒平之註。皆主思明之說。始知曉村先生之辯駁。有由然也。丙戌歲余在夏津學博任內。適唐葆年孝廉樹椿來署司論。舊遊重聚。朝夕快談。一日。謂余曰。君知漁洋先生秋柳之說乎。余躍然而起曰。余懷此疑久矣。君將示我以真詮乎。孝廉曰。漁洋先生之倡秋柳詩社。余先祖祖口口公。(名奕恩忘其字號乾隆庚辰舉人有詩名)少年時猶及聞之。秋柳之詠。蓋為鄭妥娘而作也。(未完)

## 秋柳詩箋

枕亞

古以靈字作電字解。證以管子七臣七主篇。天冬雷。地冬靈。艸木夏落而秋榮。兵略訓。疾雷不及寒耳。疾靈不暇掩目。兩靈字皆指電言。

薛能黃獨葵詩。記得玉人春病校。校。病稍可也。蓋唐時方言。

## 著名小說 範 預約售

▲大魚

余家近黃浦。水族之大者罕見。惟龍則往往上灘。大者其背縱橫可尋丈。遇有縛岸羊。則吞之。無足異也。近聞新涇沈丈云。乾隆間浦有一商船。載米百餘石。其日。風恬浪息。正行間。恍惚聞舟後風濤聲。四望水面。如縐縐使帆葉然。一魚揚鬣來也。排流呼哈。須臾逼船。魚之長大。兩倍於船。飛颺昂首。船人驚怖。股票。謂無命矣。計無所施。即將袋米擲下。吞之。擲數十袋。魚仍隨船不去。適一載鹽大船來。喚救。因投包鹽餌之。包三百餘斤。魚咽其三。遂沈沒不復起。而米船幸免焉。越兩日。斃於灘。村人圍集剖取。熬其油以上燈。脂中衣鈕升餘。知食人無算矣。旋聞於松郡提督某。欲觀之。營人同村民百餘。昇魚頭赴城。城門不能容。於城上設法進焉。如是魚者。殆可謂之吞舟哉。然當自海中。誤入黃浦。非浦中物。沈丈今七十三歲。蓋小時聞乃翁親見之。

## 秋柳詩箋

劍舒

荔支為吾粵名果。閩省間有之。然不及粵之嘉且多。荔支之種類最夥。其最通行而可口者。厥為黑葉桂味糯米滋。三種。糯米滋甜味太重。易生滯。桂味則芬香適口。令人食之弗厭。黑葉與桂味略同。惟不及其佳。且核較太大耳。每當炎夏之天。携荔支盈筐。與二三同志。買棹放於珠江中流。擊荔觀潮。為狀至樂。無怪坡公有日啖荔支三百顆。不妨長作嶺南人之句矣。某君亦有一絕云。百顆何妨食再三。情鍾佳果遍成貪。東坡去後應留恨。恨不年年謫嶺南。顧其性最烈而惹火。酒後不宜多啖。昔吳韻雲修撰。督學廣東時。酷嗜此物。尤好酒。適按臨嘉應州。某夕置酒痛飲。醉後狂啖荔支。酒氣上攻。喉間焦燥不已。侍者扶之登榻。極大吐。夫人過船獨之。詎吳酒氣已升。浮於面。見火即燃。諸人急撲滅。而吳已一息奄奄矣。翌晨竟不起。蓋吳所飲者

然後人鮮以之入詩者。

南齊書。東坡次韻正補游白水山詩。朱明洞中得靈艸。翩然放杖凌蒼霞。施注闕如。按羅浮山志。放杖竹。似竹非竹。木類也。浸酒服之。健腰脚。老人服之。一月放杖。坡詩本此也。

## 趣古彙錄

眉子

庸閑齋筆記。嘉慶初年。先大父在四川一驛。遇福文襄郡王行邊。州縣極供張之盛。以王喜食白片肉。肉須用全豬煮爛。味始佳。乃設一大鑊。投全豬於中煮之。未及熟而前驅至。傳王諭。以宿站尚遠。一到即飯。以便趕行。無如肉尚未透。庖人窘甚。忽焉登寵解袴溺於鑊中。先大父驚詢其故。則曰忘帶皮硝。以此代之。比王至。上食。食未畢。忽傳呼每縣辦差人。先大父驚曰。必覺其臭矣。既乃知王以一路豬肉。無若此驛之美者。賞辦差者寧細袍掛料一副。食粥而甘。王之嗜好。亦詭異哉。因以知市肆所售之各種食品。其製造時之穢惡。恐有甚於此者。惟為人所不及見耳。孔子所以不食市脯也。

## 語拾遺

東河三郎

瑯嬛記。有蘇紫蘭者。愛謝朓。咫尺萬里。靡由得親。遣侍兒假耽恒着衫。晝則私服於內。夜則擁之而寢。耽知之。寄以詩云。蘇娘一別夢魂稀。來借青衫慰渴饑。若使閑情重作賦。也應願作謝郎衣。亦取女衫服衷之。後為夫婦。

## 此君軒漫筆

湘帆

此書集許先生新舊名著計百篇都數十萬言先生于新舊文學各種小說無不兼長此書所選每篇各別一體不但作優美小說讀之可為初學小說之範本現由杭亞先生代為編次準民國十二年新曆三月底出版定價洋二元預約只收六折實洋一元二角郵費在內預約期滿出版前十五日為止內容及書目容再宣布總發行所交通路清華書局

## 青切詩話

古月

楊升庵謂杜子美滕王閣詩春日鶯啼修竹裏。仙家犬吠白雲間。余嘗怪修竹本無鶯啼。後見孫綽蘭亭詩。啼鶯吟修竹。乃知杜老用此也。讀書不多。未可輕議古人。此升庵薄子美。厚孫綽也。子美言之不足信。孫綽言之始足信。孫綽又本何書歟。且詩境貴真。使其時鶯非啼竹而強言之。謂前人曾有此說。特因襲而已。前人有此說非有此說。而我自目擊其境。斯言之正親切耳。吾且謂子美當日。有目中之鶯啼修竹。而不必有孫綽之鶯。啼修竹可也。固哉升庵之言詩也。

初盛唐之詩。真情多而巧思寡。神足氣完而色澤不屑屑也。晚唐意工詞纖。氣力彌復不振矣。明馮元成云然。自是之評。

## 秋柳詩箋

文研

解詩最忌穿鑿。王藝衡專以此惑人。其心殊不可問。因所選各體俱備。塾中多便之。流傳既廣。貽害滋多。茲就管見所及。正其謬誤。逐條注出。庶使初學詩者。勿中其謬說而入歧途云爾。

張說幽州夜飲詩。不作邊城將。誰知恩遇深。以感恩鼓勵軍中將士。是大臣語。王解謂我如不作邊城將。當此苦況。誰知昔日在朝恩遇之深。說成一腔怨憤。豈將激怒衆心。背叛朝廷乎。杜甫飲中八仙歌。天子呼來不上船。呼即是召。禮曰。父命呼。又曰。父召無諾。其明證也。王解謂不召而曰呼。無待臣之禮。謬矣。



朱冰蝶

蝦仁蛋雖滿滿燉了一海碗。他自己不過嘗了這麼幾淺匙。餘下的便拿來當作玩具。用箸匙亂攪。攪成粉花。儘讓傭婦們倒入狗食盆。否則定是後門外茅屋裏江北老五交了吃運。有時蛋內少加了水。燉成硬塊。便鼓起小腮頰兒擲去箸匙。撒嬌說。這是江北老五的食品。你配來給我吃嗎。他祖母一壁罵傭婦。逼着把蝦仁燉蛋送出後門。還親自動手。擣蝦提蛋。重新燉燒。

可達

家的小公子。同他幼年。做小公子的時候完全一樣。他如今不做小公子。他做了從前的江北老五了。他嘗到蝦仁燉蛋的美味。總很傲慢而且怡然自得的嘆說。幸而當初救濟了江北老五。否則現在怎有李小公子來救濟我呢。唉……

一個婦人拉着一個小孩子輕輕的問道。昨天晚上你同你爹爹出去到遊戲場上去玩。你可看見有什麼女人同他在一起講話麼。那小孩子道。媽媽。有好多入呢。你給我四個銅板。我就告訴你。那婦人說。那麼你快些告訴我。一面說着。就摸出四個銅板給他。他接了就說道。兩個是我的表妹妹。一個是我的祖母。還有一個是我的外婆。他的母親笑道。沒有別的不認識女人麼。那小孩子也笑說道。要我說還要四個銅板

心英

家庭骨肉之情。每因經濟困難。而愈顯其真摯。家庭間最忌互相猜疑。而貴曲諒。最忌推諉而貴相信任。欲享家庭之幸福。舍互存諒解心。

另外一欄

(一)問舞臺中扮女者。何以名之曰旦。且旦有若干種。各種旦角。有何分別。請詳言之。

(二)女伶中封王者。共有幾人。以何王之名稱。爲最適宜。

本期徵題。特請評劇名家劉豁公鄭子褒。二先生值課。二題以一題爲完卷。請繕寫清楚。署名蓋章。並附通信處。儒陽歷十二月十日前。寄交本社當請劉鄭二先生詮定名次。第一名贈閱小說日報一月。新出版小說雜誌四冊。另由編者加贈值價半元之書籍。第二名贈閱小說日報一月。第三名贈新出版小說雜誌二冊。餘亦

從軍 木蘭 嫦娥 奔月 汾河 灣

(新公百九路四上)  
(片司代號十第川海)

事務所在上海愛而近路  
均益里二弄一家一百號

門牌

譽文庫本社同人食粥其將歷年所  
 著彙刊成冊以免受讀先生著作不  
 能得窺全豹內容約分四種小說  
 (筆記詩文)雜作茲已得先生  
 同意為特徵讀者如有贊成此舉  
 請投函本社以便再與先生接洽想  
 讀者此得消息必當歡喜無量也  
 本社敬啓

第一期

芙孫編輯

本增刊每星期日出版一張隨小說日報附送不取分文

本增刊按期刊載各種特號先期預告讀者倘荷以佳作見惠不勝歡迎刊出後每篇分別致酬概照現金(一)一元二角(二)八角(三)六角(四)四角(五)五角等字為限以另酬者請於稿末註明每篇字數至多以五百字為限如有趣味者為貴篇首題目須刻木截詩譜寫情漸來稿不合恕不璧還抄襲家幸勿惠顧稿寄本社函面寫明星期增刊編輯部

登者請先期與本社接洽

條幅每條與楹聯同 中堂視條幅加倍 匾額字二元  
字大逾一方尺者加倍 執扇摺扇每面二元（劣書不  
小楷）名刺一元（須裝鑲版）書面題簽二元（劣書不  
題）尺頁每方二元（長闊逾一尺者加倍）

華倚虹先生詞彙銷魂詞甄錄清代閩秀哀艷之作清詞麗句雅韻欲流所謂萎風暗雨三月三星曼聲長吟輒復魂銷心死者也茲經倚虹手自校印版本疏朗精雅絕倫特爲介紹於世之詞壇閩彥及愛讀美術文字者

本刊各稿禁止轉載

# 十七年後的出版

「十七年後的」是枕綠的小說專集。現已出版書中各篇的作法開闢中國短篇小說的新門徑自成一派。附刊枕綠先生著作時遐想時小憩時臨眠時及其家庭等珂羅版小影使讀者見了對於作者發生更深的感情。書版四圍有花紋逐行夾點線。頁精印非常美觀。每部實價七角。本書發售處在上海新碼頭裏小橋頭銘新里良農好友社。每部減收大洋五角以示優待。寄費不加郵票可代。

## ▲内容篇目

十七年後的一吻燈前之酒 一轉  
念間 榮譽與健康 影上爪痕  
兩父之間 同夢 心底良心 窗  
外之人 陽春殘華 目前 隔室  
藝術與慈愛 美境的破滅 雪  
宵匠斷 診費 毀譽 弔偶 可  
憐的劣子 一塊肉 操縱 婦人  
言 謠言 悔悟 小別七日 一  
年辛苦為誰忙



### 話的者編

這一張增刊。是小說日報的增刊。小說日報每天出版三張。却再仿大報的辦法。逢到星期日。又另外要出一張增刊。這增刊。地位有限。把他糟塌了。未免有些可惜。爲着鼓舞讀者的興味。每期別出心裁。刊載各號。有人說。這一期出家庭號。下一期再出什麼號。這樣一期一期的出下去。這些題目。不用用盡嗎。我道不然。社會上的形形色色。祇要能夠供人討論資料的。都能夠刊行特號的。譬如我高興出一張電車號。這增刊內容。可以專載關於電車的資料。這樣辦法。非但有趣。又不怕沒有題目了。

徐卓呆是小說界的滑稽之雄。本期家庭號。有他一篇「有家庭的家庭」。只要看他這個題目。已經發笑。下期滑稽號。又有他一篇「再說」。讀者不等看完。包管哈哈大笑。本期冰蝶的蝦仁燉蛋。滋味鮮美。足快大家朵頤的。名畫師丁悚。担任本刊的繪畫。真爲本刊生色不少。也是大家的眼睛。

本刊第二期載「滑稽號」。第三期載「戲劇號」。請大家踴躍賜稿。多多益善。

### 有家有庭的家庭

上海這幾位編輯先生。無論辦着雜誌報紙。總是在那裏念念不忘要增什麼家庭號。開什麼家庭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這一處稿子未完。那一處的催信又來。鬧來鬧去。總是家庭。本人沒

花木也種不得。衣服也晒不得。既不能散步游戲。蹴球競技。是凡人類所需要所視為生命而一個人在衛生上必須占有若干方尺的場地。即所謂「庭」的東西。簡直沒有。僅僅在房屋之間。有這麼一個方管。叫那一幢房屋中自三三人至三三十人做一個苟延殘喘的呼吸機關罷了。所以我說上海居民的家庭。是有家庭無庭的家庭。然而這家庭字還有些靠不住。我想。僅不過每天做一個「家人」的集合所罷。此外竟沒有什麼大用處了。上海的居民。住了這種火柴匣式的房屋吃的又大半是包飯。生活已經很很餓餓養着的一羣豬了。還有什麼家庭可談呢。況且那種房屋。又都是短壽的東西。救火會的鐘聲萬不會寂寂無聲到一個月的。甚至一日數起一燒百家的。我們就是把現在那種飼猪式的家庭。當他有樂趣的家庭。也仍舊如在危險上度日。一天也不能安穩。今天好好的。說不定明天燒得干干淨淨。那裏像什麼家庭。比着逃難。也好不了多少。所以我想到了我們寓居在上海的生活。就覺得家庭二字。早在我們

移居到上海來時。已在半途失去。便即你能够得些多少物質的安樂。至多也是一個有家庭的家庭。

編輯先生們啊。你們出家庭號。或者索性專出一個上海家庭號。或是內地家庭號。拿來給大家比較討論。倒在家庭的改造上。說不定有些益處啊。美孫兄啊。你把你的家庭安放在庭中出青草的升順里。你滿意麼。

(美孫按。庭中出青草。是鈍根在升順里住屋的典故)。

小說讀物與家庭。我。上海市裏的中國家庭。休作時間。沒有一定。男子在公司或洋行裏辦事的。到了五點鐘以後有的赴朋友酬酢宴會。有的招友打牌。有的到妓院裏去尋樂。有的到劇場與遊戲場裏玩耍。總而言之。在家裏的時候少。在家裏休息時而肯拿起一本書來看時更少。肯看小說的時候最少。所以他們打牌輸錢很願意。宿娼費錢很願意。惟有請他拿錢買書不願意。請他拿錢買小說更不願意。家中既無書籍。可以消遣光陰。便不能不走到消費場中去了。中等以

### 庭父愛文

吾友東越許廣父性奇癖好古文不讀秦漢以下書沈而左孟莊騷之學得其神髓今倦游返滬貧無以活而文亦益工余憐其窮而佩其文之工也強之謂文爲定調例如左書文各短聯百五十元傳記一百元序文四十元跋語二十元小品每篇五元聯語長聯二十元短聯五元小說文每千字五元白話每千字三元壬戌孟冬之月虞山徐枕亞代訂

### 不可奈何的處

張碧梧

我有一位親戚。年歲不大。却生得碩大無朋。頭下和腦後。都有疊肉三層。兩乳比較生產過好幾胎的婦人還大。身體動一動。就搖蕩起來。好似掛着兩個沙田大柚子。因爲肚子大。顯得肚臍眼十分深窈。差不多可盛上半茶杯的水。像這樣的大塊頭。女子見了。怎能生出美感。因此他託了許多媒人做媒。但遲到三十多歲



還未能結成親事。去春居然大發請帖。擇日結婚了。這一位新娘說也好笑。和他恰巧成個反比例。又矮又小。真有如侏儒一般。據說先前替伊做媒的人。着實不少。但一見了這個模樣兒。媒人怕將來被男家罵。就都謝絕不敏。掉頭而去。不知怎樣纔尋

着這麼一個大塊頭。終身纔能有靠。心裏自是十分快活。所以結婚之後。很愛丈夫。丈夫也很愛伊。本來一個久久娶不到妻子。一個久久嫁不着丈夫。二人真是同病相憐。一旦組成家庭。自然十分愛好了。不過這種愛好。却含有無可奈何的意味呢。却一個鴿籠式的小家庭。

二房東這個名稱在上海是很普遍的。在中產階級聚居的什麼里什麼坊裏。幾乎沒有一家門前不貼着餘屋分租的招貼。在中產階級以下的社會裏。住房支配得更經濟了。算盤打得精細了。一幢小小的上一下下的房子裏。竟然大概也有六七家的小家庭。諸位配法很妙。比那縫紉師支配衣料本領還要高明。我且舉一個親眼看見的例證。在寶山路某親戚裏的某號二房東占了半間客堂間。所謂臥室餐室會客間一古腦兒在這方寸之間了。客堂背後租了一分家庭。所有的起居一切。當然在那黑洞洞的客堂背後做市面了。在這一家上面。不是樓上。乃是在半腰裏一個特製的閣子。裏面又是一組家庭。他們的出路。就在扶梯的半腰裏。樓上一全間。又分做三小間。住了三分小家庭。此外還有一間小小的亭子間。又住了一組家庭。全屋比較起來要算這一家地位最好。最舒服了。

### 家祭

藏

廢除家祭的事。新人物已經實行了。他們的腦筋。本是太新了。想家祭。這一件事。決不能說是提倡迷信。不過藉此紀念紀念祖宗罷了。家祭一年能有幾次。一年的耗費。能有多少。倘使說因爲經濟的問題。便要廢除了。那更不通了。試觀現在當家祭沒有廢除的時代。還有許多人不明白他們祖先是什麼一種人物。倘若廢了。還不知怎樣呢。也許父母一死。便早丟到九霄雲外去了。所以現在家祭非但不能廢除。做父母的。還要時常將祖先們可傳的軼事。講給兒女聽。使他們都很明白他們祖先是怎樣一個人物。這不過是不忘其本的意思罷了。

▲尚有材料轉入第四版